## 夜光杯

里的小红,算 是大观园版 杜拉拉。作 为怡红院里 干杂活的小

丫鬟,起初她想凭借着三 分容貌,引起贾宝玉的注 意,晋升为能够端茶倒水 的大丫鬟。

但风水宝地总是会被 严防死守,她刚有进展,就 引起晴雯等人的全面阻 击。好在小红及时调整赛 道,获得王熙凤的赏识,成 了她的得力助手。

要不怎么说曹公超越 了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像 小红这样野心勃勃的女 孩是不受待见的,宝钗就 说她是"眼空心大",这代 表了当时主流印象。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小红天生会成功

公却将她写得极富光彩, 指出"霸道总裁爱上我" 的不靠谱,工作能力才是 女孩子的核心竞争力。

着他去。

看不惯。

佳蕙这话是不是很

耳熟,总会有人替你委

屈,替你不值。赵姨娘去

找芳官算账那回,夏婆子

就跟她说:"你老想一想,

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

似你? 你老自己撑不起

来;但凡撑起来的,谁还

不怕你老人家?"佳蕙也

许是真心替小红不平,但

这话说来无益,主要还是

作为小丫鬟对晴雯等人

话,一腔的欲望与怒火瞬

间被点燃。小红却说了

这么一番话:"也不犯着

赵姨娘听不得这种

作者对小红的善意 还体现在写出了小红的 丰富性,她并非不遗余力 只知道朝上爬的野心家, 相反,在热衷的另一面, 她是通透豁达的。

书中写了这么个细

节,宝玉凤姐被赵姨娘"扎 小人"发了疯。全家上下 一团混乱,丫鬟们更是白 天黑夜不得安宁,在旁边 轮班侍候。荣国府倒是 不亏待打工人,两人好转 后,出过力的人都按等级 得到封赏,小红没有算在

不平,说:"我们算年纪 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 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

气他们。俗语说得好, 小丫鬟佳蕙替她抱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 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 子呢? 不过三年五载,各 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 谁还管谁呢?"

> 这是和赵姨娘不同 的解题思路。遇到问题, 赵姨娘想到的是"我",是 当下,是旋涡中心, 麻团最纠缠处;小 红却能跳出来,站 在高处,用未来的 眼光看此刻,看出 很多大可不必。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 席",这是万事万物的规 律,没必要和一时一地的 人与事杀得难分难解。 "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 各人的去了",大家都是 临时性的关系,不过是这 一段的同路人,没必要把 对方太放在心上。

小红太清醒了,这种

头? 我心里 就不服 …… 的反面,很多流淌在身体河流里的 可气晴雯绮 糖分开始集合,就像奔跑后凝结的 霰他们这几 盐粒。被遗忘的山葡萄、山里红、野 个,都算在上 柿子,曾经的硬,涩,酸,软了,润了, 甜了。在湾村的松林里,松毛糖挂 等里去, 仗着 老子娘的脸面,众人倒捧 霜了

> 我和很多朋友谈起过松毛糖, 他们都是一脸茫然。松毛糖是大地 的馈赠。天气肃然之后,万山群壑 里,阔叶木落叶萧萧。天越发远大, 月越发分明。清风明月里,另一个 世界的清晨打开了,一种草木灰般 的小虫从鱼鳞般的松木皮中探身, 缓缓爬向松针——在湾村,人们称 之"松毛"。月色无私,细微 (水)(水)(水)的影子也会认真绘制。每一 (水)

粒虫子都有一个摄像头跟 进,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有自 己纤毫毕现的六足,双触须, 以及几不可见的双眼。它们的声

音我听不见,或者也有谈笑,有打 闹,有歌唱,我所见的是一群殉道 者,默默走向它们的归宿。它们遵 循着基因里刻石的律令,先到者爬

清醒和进取毫不矛盾,恰

恰是清醒让进取更持

秋纹辱骂后,没有心灰意

冷,远远看见王熙凤站在

山坡上招手,她丢下玩

伴,眼明心亮地跑上前

去,抓住了新机会

她给宝玉倒茶惨遭

然后就有了小

红的高光时刻,她

帮王熙凤给平儿捎

了一诵很绕的话.

又给王熙凤回了-

这之前她其实才被

通更绕的话,李纨都听得

晕头转向,无形中通过了

晴雯等人骂了,小红是

"忍着气来找凤姐儿"

的。差不多等于你高考

前,被同学霸凌了,肯定

会影响发挥啊。但小红

情绪稳定,将"五奶奶"

"舅奶奶""姑奶奶""这里

王熙凤的面试。

经历过缺糖时代的孩子,当明 白"甜"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怎样 的奶奶"四五门子的话讲 得一清二楚。她头脑清

相,挫折不会让她大脑宕

填补-

秩序的产物。

机,总能抓住主线。 世间不乏野心家,更 不乏失败的野心家,比如 《红与黑》中的干连,《人 生》里的高加林,他们同 样想要升职加薪出人头 地走上人生巅峰,也曾离 成功咫尺之遥,却是功亏 - 篑。有社会因素,也有 个人的,但他们有个共同 点是,只知道朝前看,不 知道往后看,只想沸腾, 不懂得冷却,还没站稳脚 跟,就直眉瞪眼往前冲, 头破血流也就成了必然。

擅长成功不容易,擅

长失败就更难,前者需要 能力与机遇,后者需要的 醒,早就洞悉了人间真 是对生命起伏的深刻理 解,对人生无常的坦然接 纳,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向那根松枝的最远端,后来者依次

痕迹。每一根松针都光滑如拭,都

似镀着金属,都泛着完美的光泽,它

松毛糖

董改正

们应该不是来采食的。我相信那一

刻是静穆的,歌声落地,泉声消失,

月光无声,万籁俱寂,甚至风也停止

了呼吸。它们在吐蜜,糖浆

状的液体,有点混浊,滚滚欲

坠。寒凉小心地包裹了这一

粒粒甜蜜,它们在凝结,成为

糊状,终为固体,一朵朵,成

-朵朵糖花,洁白如霜,密密 地悬挂在青绿的松针上。它们则坠

落如雨,纷纷零落成泥。我听见大

地忧伤而慈悲的叹息。

-由此我想,所有的甜都是

我在松针上没有见过虫噬咬的

慧,成功的野心家都有这 样一种沉郁。 比如曹操,既有"周

保持着对命运谦卑的智

公叶哺, 天下归心"的人 世雄心,也有"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的出世悲凉。 这两者并非割裂,恰恰共 同构成了他完整而强大 的精神世界——那"热 给了他席卷天下的动力, 那"冷"则让他能在乱世 纷争中看清生命的本质 与事业的边界。

全情投入却不被吞

发现松毛糖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常常是整枝拽断,抱于怀中,箕踞而 食,如猴,如猩猩,不雅却豪横。常 常因为猴急而吃进去松针,苦涩而

以我浅薄的经历,在所有自然 生成的甜蜜中,松毛糖当摘桂冠。 那一粒粒晶体,嚼之如冰糖而稍 软,吮之如蜂蜜而更甜。嗑开,舌 尖融化,糖液四溢,引津液而涌起, 控咽喉而律动。顺喉而下,达肺 腑,至百骸,那种朴素的满足,不足 为后生道也。

采松毛糖多在放学后。我和邻 居伙伴去山上挖枯死的树桩,用以 冬日取暖。挖桩只是由头,更多的 是抓鸟逐兔,采食野果。我们各据 一树,现采现吃,直到苍然暮色,自 远而至,才慌忙跳下,捋一篮子金黄 的松针聊以塞责。

十多年后,邻居小伙伴供职东 北师大,我给他寄过一袋子松毛 糖。那是秋风里回乡,明月夜我一 粒粒摘下来的。他没有回复,应该 是没收到吧。

> 赴,在进取与沉郁之间保 持微妙平衡,是野心家的 生存法则,也是能够裨益 世人的生存智慧。

> 噬,保持清醒但仍愿奔



窥我向疏篱 (中国画) 庄艺岭 居所附近一片空地,有十余亩 的样子。许多年前,被开发商圈起, 准备建盖商业中心以及青年公寓 前几年,终于动工,无数渣土车浩浩 荡荡往城外搬运土方,大约向下挖 去两层楼的高度。不知何故,又忽

传说是公司破了产。这地一直 荒下来,陆陆续续被周边小区勤快 的人们开垦起来,种起农作物。

我喜欢去菜地散步。晨曦初 起,满目葱茏,晨岚袅袅,宛如身在 僻野。原本平阔的地,被挖

一深坑,适逢春夏雨水丰沛, 大坑变成一口水波荡漾的池 塘。生态何等神奇——转

得呈三十四度斜坡, 南边有

瞬,池塘四周近岸边,一丛丛香蒲郁 郁霏霏起来了。站远瞭望,得了一 份世外的寂静,极富野趣。

边边角角,俱种上了南瓜,无数 绿藤,牵牵绊绊的,遍布黄花,触须 长了眼睛似的四处探索。虫鸣喧喧 里,是丰饶的荒野情趣。凉风来来 去去, 鼻腔肺腑里被灌满各样蔬菜 特有的清苦、甘甜气息。

有一爿芝麻地,喇叭状白花,节 节攀升。一排玉米队列一般站在地 头,七八秆,一人高了,每一秆上都 结一只玉米棒子。晨风徐徐,青绿 色玉米须嫩而美丽,形容词一样纷 纷绕绕 ……

走累了,我便蹲下欣赏这一样 样活泛泛的农作物,宛如重回童年

我们的童年有什么呢?

无非明月清风,无非山川河 流。幼童的我们想不起蹲下,仔细 感知一番稻花有多么美,更不晓得 欣赏茄花、豆角花、扁豆花美自何 来。童稚的世界混沌一片,天地未

开的懵懂,是缺乏审美力的。只有 等到捧起书本,沉浸于古籍中,当读到"满架秋风扁豆花",现实生活在 文字的牵引下,在眼前顿时充满着 诗性,直如醍醐灌顶,哦,原来朝夕 相处的蔬菜花也是这样的美丽啊。

什么是文化?"文"指代知识。 "化"则是个人的一种融会贯通。我 们一日日手不释卷,何尝不是在践 行一种文明? 它令平凡的物事升 华,也是一根牵起物质与精神的脐 带,"文化"则是给予"文明"源源不

## 将自己重新养一遍

钱红丽

绝的输血。

有一个早上,去菜地徜徉,遇见 位老者。他起得更早,来菜园也 不为采摘什么菜,就闲闲看看自家 心爱的一畦豆角,顺手将一枝豆角 藤牵到竹架上,像牵起孙辈小手,将 触须绕两下,复拍拍手站定,再依次 查看另外两三垄葳蕤的山芋地。 了,老人望见我,主动问候,

我们像孰人一样攀谈起来。 无非是自己种的蔬菜吃起来 放心,没有膨大剂、顺直剂, 用的都是饼肥……

我真开心。老人没有将无所事 事的我当成小偷。

常常买些他们的蔬菜。无一例 外,他们总是抱怨、斥责、愤怒自家 的菜总被人偷去。

有一块山芋地,六七垄。当中 插了一块牌子,上头有字。因风雨 侵蚀,字迹模糊难辨。问老人怎么 回事,他言:这家种山芋就想到农历 九月吃点山芋,大概别人老是偷摘 山芋藤,才打了农药的。

这家老人也可爱,怕小偷不信, 特地将用空的农药瓶子用棍子杵 起,插在地里招摇,以示警告

转眼,旭日冉冉。辞别老人,准 备往池塘方向去,又遇一位大姐。 她穿着一双满是泥巴的胶靴,急匆 匆赶路。因一直买她的菜,我们早 已熟悉,好奇询问她的菜地方位,她 热情指给我看,这里种了山芋,那里 是几畦毛豆,话落,从布袋里拿出一 根肥嫩的丝瓜赠我,又拿出几只青 茄,我没好意思再要。

拿着一根丝瓜,也不好 意思再在菜地逡巡了,以免 让人误会这是偷来的,只好 回了家.

因为一根丝瓜的美意。 从此,我专心购买这位大姐的蔬 菜。她何等辛苦,种了巨大一片 早晨,买了她的豆角、毛豆各 毛豆不太饱满,倘再养一周就 她埋怨又有人偷了毛豆,必 须提前全部砍回。

她说,你在超市买的丝瓜做出 的汤是黑色的,我种的丝瓜是白 汤。下回我再留一根丝瓜给 你……

她种的芝麻苋,最可口, 下锅即烂。白秆空心菜、黄 瓜亦好。毛豆粉嫩,剥米清 蒸,透鲜。豆角同猪前胛红烧,可吃

出童年滋味。 接下来的秋天,我建议她多栽 些黄心乌,菠菜、芫荽、茼蒿也要多 种些。她 一一应许。

以后倘有空,想必会去帮她锄 地、浇水、除草。

我一向喜欢与泥土打交道。 与自然走得近,也是一种精神层面 的松绑,如若回到童年,将自己重新 养一谝。

流传着许多关于祖先的故事。它与上 海截然不同——上海是一座灯火辉煌、 活力四射的不夜城。 初抵上海,我仍记得刚步出 机场,便踏入了四面八方都充满 生机的世界。潮湿的夏雨弥漫在 空气中,出租车司机招揽着乘客, 霓虹灯招牌在高架上闪烁,我既 震撼又莫名安宁。来上海的第一 仕 晚,站在市中心,仰望外滩,我自

我该如何向我深爱的这座城市致

敬?我叫夏洛·基诺,来自新两兰的"长

白云之乡"奥特亚罗瓦。我是毛利人,

是来自世界尽头一个小岛国的原住民

作家。我的家乡四面环海,群山环绕,

作, 还是另有更深的安排? 上海的城市气质,难以言表, 只有亲身感受才能体会。在这 里,过去与未来交汇,传统与现代 并存。城市干净整洁、安全无虞, 又处处令人着迷。公共交通准点 如钟,食物美味又平价,日常生活 中流淌着关怀与社区意识。老人

间:祖先为何把我带到这里?我

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仅仅是写

聚在公园里起舞、锻炼;电动车疾驰,或 是外卖骑手穿行而过,或是孩子紧抱母 亲,自行车紧随其后,上班族专注骑行, 环卫工人清扫落叶……每个人都在用 自己的方式,让这座城市生生不息。

当我每天漫步街头, 总有新的发 现:一家隐藏在小巷深处的茶馆,一位 老人在人行道上用水当街写字,一群妇 人在公园里结伴起舞……上海的每个 角落都像一篇待讲述的故事。我越探 索,越有无尽的话语喷薄而出。写作, 在这座城市里竟变得如此轻而易举

与作家赵丽宏的会面,是我驻留期 间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 他的谦逊、 智慧,以及对文学的眷爱,让我回忆起 我写作的初衷。他的话语鼓励我,让我 明白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种服务的形式。永远都不要忘了那份 初心。

另一个难忘之处,是常德公寓底 楼那家咖啡馆,这里曾是伟大作家张 爱玲的寓所。我在某个夜晚散步时偶 然发现了它。这个小小的,安静的空间 成了我的避风港,许多个傍晚我都在这 里写作,

作为一个身处上海的毛利人,我深 深体会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美妙联结。

无论是毛利还是中华文化,我们 都敬仰祖先,都非常关爱老人,因 为我们深知是他们的知识和智慧 支持着我们。看到中国老人被如 此尊重、温柔以待,我深受触动。 望着他们在社区中载歌载舞、怡 然生活,我不禁为未曾谋面便已 离世的祖父母哀婉。在这些老人 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美: 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故事. 灵魂承 载世代记忆,他们被所有的人尊 重和珍视。

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明白 我的到来并非偶然。这注定要书 写的故事不仅关乎大地和语言, 还有不同文化、不同代际和在可 见与不可见间的关联。上海让我

明白,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从未真正地 孤单;即使身处异国城市,祖先也与我 们同行。

离别之际,我的心既充盈又忧伤, 我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自我。我将以 全新的视角回到奥特亚罗瓦,带着上海 给予我的感悟:美存在于差异之中,疗 愈源于好奇,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 加紧密相连

致敬上海的人们,致敬作家协会 致敬已成为我良师的这座城市-谢你们。我把我一部分的心留在这 里。下次再见。Arohanui。(毛利语:满 怀爱意的告别) (赵又淇 译)

## 十日谈

外国作家看上海 责编:吴南瑶

在上海的 每个夜晚都宁 静安详,我睡得 格外深沉。